

「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作品

賽珍珠著・咏 彩譯

THE EXILE

by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異鄉客

一個與生活戰鬥的女人——賽氏之母其人其事



異鄉客

賽珍珠／原著

咏彩／翻譯

星光出版社

異鄉客

THE EXILE

原著者：賽珍珠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原出版者：Harold Ober, Inc.

譯者：咏彩

編校：洪潔芳

發行人：林紫耀

出版者：星光出版社

經銷者：星光書報社

臺北市寧波西街 116 號

電話：3034812 • 3095912

傳真機：3019270

郵政劃撥：0014243-1 號

印刷者：傑泰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中和市中山路二段 340 巷 48 號

電話：2489527

排版者：伊甸電腦排版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零壹陸玖號

二十一年二月第一版第一刷

推廣價：150 元

本書由星光出版社經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獲 The Pearl S. Buck Estate 授與國際
中文版獨家發行權 (含大陸地區)

ISBN：957-677-062-9

第一章

回憶往事，她的情影通過幾十幅畫面迅速掠過我的腦際，從中我選取了最能代表她的一幅，我就選了這一幅。看，她就站在長江邊一處中國城市的美國式花園裏。她正值盛年，身材健美挺秀，儀態優美自如，佇立在夏日充足炎熱的陽光裏。她不高，也不很矮，雙腳壯實著地，手中握著小鏟，她在花園裏整理花圃。那握鏟子的手美好而健壯，不是那種保養得很好的白淨的手，而是堅強的黃褐色手，上面留下了多種勞動的印記。儘管如此，她卻姣美秀麗，指頭在指尖處突然變得尖而纖細。

面對向她襲來的烈日，她無畏地高昂著頭，睜著那雙明亮的眼睛——淡褐色、帶有金色斑點，長在黑色眉毛下，鑲在短而密的黑睫毛中，它們看人時直視，一眨也不眨。在她這樣的年齡，人們不會停下來注視她是否長得美，人們只為她面部所表現的生命活力和精力所吸引，直直的不太大的鼻子和兩旁相距很開的雙眼——好動而極富表現力；外形多變、唇部不太薄的嘴；小小的、堅定而美觀的腮幫；漂亮的頭和雙肩。炎熱的陽光傾瀉到她的頭髮上。它們濃密、柔軟，並在她的臉部形成卷髮，色調是栗色，只是在頭髮從鬢角向上梳攏的地方，在那低低的、寬闊的前額上方，有兩縉白髮，而在頭頂上盤成髮髻處又夾雜著縷縷白絲。

儘管異國的陽光使她的皮膚在天然の色澤外添上了一層淡淡的黃褐色，但是誰都能看出她一定是個美國人。靠近她的一處竹林有一個懶散的中國園丁倚在一棵竹子上，他身著棉布衣服，腰間鬆鬆地繫著帶子，一頂竹編的寬邊帽在他刺光的頭頂上裂了個縫。

但是無論竹子還是園丁，都不能使她成爲異國人。她仍是她自己。的確，他除了挑水澆灌之外，與她的花園並沒有多大關係。是她在這兒種上了美國花卉，在那圍繞院子的破牆上種植牆花、矢菊和蜀葵。是她耐心地使樹下的青草生長得整齊，修剪得平溜，而且在陽台腳下建了一個英國紫羅蘭花壇。是她使外形醜陋難看的教會房子爬上了維吉尼亞的爬藤，並使它蓋住了房子的兩側。在長長的陽台一端，盛開的白玫瑰沈甸甸地向下倒掛著。如果你走近它去，她會尖叫著命令你走開，因爲那兒有一個斑鳩窩，她正像那隻母鳥一樣熱心地守護著它。有一次我曾見她光火——她有時常會光火——因爲那懶散的園丁洗劫了鳥窩，她便向他拋出一連串發音清晰的中國話，而他也就驚慌地躲開她不敢露面了。接著她便滿懷憐憫地轉向那母鳥，她的聲音低落下來使人難以相信它與剛才講話的聲音同出一人。她好言安慰母鳥，又把玫瑰枝條彎來扭去並把弄壞的鳥巢拾起來輕柔地放回去，然後憤憤地把打碎的蛋殼放在一起並把它們埋掉。當母鳥在重新放置的鳥巢裏又生下四只小蛋時，有誰比她更高興呀！

「呵，她真是好棒的！」那婦人目光閃亮地喊。

但她在這建於異國他鄉的美國花園裏的情景並不是事情的開端。它不能說明她，也不能說明爲什麼她雖永遠是美國人而卻會在中國建造花園，但不管怎樣，事情總得從頭說起。

她出身於一個殷實、小康而獨立的荷蘭世家。她的祖父是荷蘭烏得勒支市的一位富商。在當時手工勞動的時代，他極是富裕，因爲他擁有一個雇用一百名手藝工人的工廠，廠裏用進口木材製造精緻家具。那時的許多花梨木辦公桌，鑲嵌的餐桌和紅木家具無疑都產自那家工廠。

這位荷蘭人默尼厄·斯塔爾廷愛好精細的工藝和美好的精細裝飾。他也很節省，把錢貯存起來，直

到人們認為他有了財富。他和全家人住在烏得勒支典型的城市住家裏，這房屋堅實、愜意，寬敞並擺滿了堅固漂亮的家具，它們全都意外地整潔明淨。他基本上是個城市居民，但是他有自己的花園，一座方方的後花園。他在此少量地試種鬱金香和球莖花卉，而傍晚時便坐在這兒吸著旱煙，用高腳杯喝著酒。

他一直視休息日為主日，在這一天，他總是與他的妻子和他倆的兒子，那留在身邊最小的一個，一同去教堂。他從未想到要改變這一習慣，因為在屬於這一教堂的三百位教友之中沒有誰比默尼厄·斯塔爾廷更看重教會，而且他給教會慷慨的施捨。他嗓門大。在教堂裏用那發自短而粗的喉嚨的響亮聲音領唱他喜愛的讚美詩。他的兒子，那瘦小嬌嫩的小伙子，總站在他的身旁，齊聲歌唱。他比父親矮，而且體質上瘦弱得多，外表上也小得多。孩子另一側是他的母親，她體大、溫柔、和藹，輕柔地哼著讚美詩的調子，而心卻未完全離開那豐盛的星期日午餐，它正放在一塵不染的廚房裏，那用瓷灶熱著的爐子上。

在星期日的上午，教堂裏要宣讀教義。牧師振作精神來完成這一任務，他有著瘦高的個子，目光炯炯，聲音洪亮。對他來說，這毫不延誤地聚集起來聽他講道的三百人的目光有時是一種近乎無法忍受的挑戰——這些美好、直率的平視目光；這些思索、安靜、渴求和有鑒別力的目光。這些人十分了解一個人在準備佈道之時，是否與上帝同在。他們盼望頭腦能獲得純正的精神食糧，他們的靈魂能獲得力量。這一切都毫不吝惜地給予他們。

然後來到了荷蘭歷史上短暫的不容宗教異說時期，它成了這些信徒們沈重的精神負擔。在取消他們信仰自由的法令宣佈後的那個星期天，這三百名教徒又相聚在一起，不是為聽牧師佈道，而是在一起商

議他們應怎樣辦。在進行過較為充分且安靜的討論以後，人們明顯地感到至少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這些男子和婦女決不能容忍別人干涉他們的信仰自由。最後還是默尼厄·斯塔爾廷穩重地立起身來，昂起他粗壯的脖子，把他那黑色的、眼皮下垂的眼睛向大家掃視一遍。然後他的大嗓門像號角一樣響開了。

「至於我和我的家庭」，他大聲地說，「我們將侍奉上帝！如果我們不能在祖國侍奉他，便要離開自己的國家。」

他停頓下來，目光銳利地環顧左右。大家都很清楚，如果要離開，誰也不會比這漂亮的商人有更多的東西要去棄！他停了一下又聲音洪亮地說：

「讓我們勇往直前！誰願意走？」

白髮蒼蒼的牧師像出鞘的劍一樣迅速地站立起來，近乎狂喜地微笑著。二十來個青年一躍而起，他們的嘴唇堅定地緊閉著，目光閃閃發亮。年齡較長的人也慢慢地跟著立起身來。他們得失去較多的東西：已經經營好的產業、興旺的公司、房子和土地。最後站立起來的是婦女。一些年輕的姑娘眼看她們的情人迅速地站立起來後，不一會兒也稀稀落落落地、羞答答地站起身來。然後，懷中緊抱著小孩的母親站了起來，她們的目光流露出不安、恐慌、和極大的困惑。末了，三百個人全站了起來，他們的牧師為有這樣的教眾感到驕傲而流下了熱淚。他高舉雙臂祈禱，而他們受到他神態的感召也一一跪下來祈禱，那禱告以它特有的力量和風采震撼著教堂。這些人為了上帝和自由將捨棄一切，勇往直前。

這位美國婦人就是從這樣一些人中產生出來的。

這天的激情過去以後，決心卻毫未動搖。默尼厄是個節儉務實的人，他把工廠賣了個好價錢，並變

賣了他全部的財產。

他也不想讓他的妻子過於難受。她在房子裏走來走去時哭了，但只是輕輕地哭而且把臉斜到一邊去，因為她不想動搖他克盡本分的決心，而且她相信，他遠比她了解上帝的旨意。她總是忙著烤肉、到處洗洗抹抹，和監督女傭們，因而沒有多少時間來思考上帝，只好把這事留給丈夫去做。再說，要花好長時間她才能讀懂《聖經》裏的小節，因而她就早晚讀經的事托付給他。使她感到悲痛的是，儘管她很想聽聽上帝的金玉良言，可是早上她的心卻不期而然地飄到咖啡和香腸上去了，而在晚上，使她更為羞愧的是，不管她怎樣想盡辦法，她常在禱告時睡去，以致她丈夫還得叫醒她並把跪著的她扶起來，這使她感到謙卑。更使她感覺謙卑的是，他從不指責她，而只用大嗓門和善地說：

「好了，我親愛的哈爾法，你很累了，是嗎？」

「唉，默尼厄，」她總是懊悔地說，「我確實想聽祂的善言，為什麼我就聽不成呢？」

因此，如果他說他們必須走，她相信他們就得走，但是他不為難她，他讓她把最喜愛的東西帶走，他們裝了一大箱一大箱的羽絨墊褥，藍色和白色的盤子、銀器和必要的家具。

兩個大兒子已經結婚，他們都把家遷走，因為他們都屬同一教會。留在默尼厄身邊的是最小的兒子赫馬納斯，他年幼時態度倔強而坦率。默尼厄沒有讓他像兩個哥哥那樣去做生意，因為他母親是在失去幾個孩子之後的晚年才生他的。而且他體質嬌弱，再加上在他成年之後，這富裕的家庭已省下許多錢，這小伙子自豪、敏感，並滿懷愛美之心，他的父母就由著他挑選想學哪一行。於是他決定學習珠寶商的手藝，因為他喜愛珠寶的色彩和觸感，而且他還學會了製造和修理手錶，因為他對那小巧玲瓏的機器瞬

息的、精密的準確性十分著迷。

總的說來，這麼強壯、健康的父母生出赫馬納斯這個兒子，是意料不到的。當他在教堂的座位前站在他們之間，或是與他結實的哥哥及他們的妻兒在一起時，他總感覺有點像外人，因為他又瘦又小，喜愛幻想但卻有很大的傲氣和獨立性。因此他們誰都盡可能地不去挫傷他。此外，他比別人受過更好的教育，因為他曾要求學習許多東西。他能讀幾國語言，能寫樂曲和詩歌，能熟巧地運用鉛筆、鋼筆和墨水，並能作精巧的繪畫。除了這些才能，他還有優美的歌喉和對音調十分敏感的耳朵。他年幼的時候，別人就發現了他的這種天賦，在他幾乎仍是小男孩的時候，他就在教堂裏拿著音叉為讚美詩定調。

這位美國婦人也是從這位嬌弱、激情、高傲且熱愛美的小伙子產生出來的，因為他就是她的父親。有時默尼厄·斯塔爾廷打發他的小兒子到外地去為他辦事，赫馬納斯很喜歡這差事，他外出時可以稍微擺擺闊。因此他偶而在阿姆斯特丹買一件華美的背心，或一雙高統的絲襪。他喜歡穿潔淨的襯衫而且對香水和衣服的剪裁很講究。雖然如此，他一直都是可以信賴的，即使他沒有帶上一個忠實的僕人也一樣，因為愛講究使他避免了年輕人易犯的種種粗俗的罪惡——愛講究再加上潔身自好。

當默尼厄為準備離開祖國而快要將自己家中的事處理完畢時，還有幾家人欠他的錢，因為許多城市的零售商店喜歡買他製作的精緻家具，其中每一件都經過他的仔細查看，許多還經過他親自動手進行了最後加工。因此他便打發兒子去，並對他說：「赫馬納斯，再到阿姆斯特丹去一趟，這一次要把自己看成一空之長並把所有的債都收回來。告訴他們，我要出國去獲得自由，這就是事情的原委。」

默尼厄派兒子去的那一家主人是十七世紀喀爾文教派法國人的後裔，他從已逝的父親那兒繼承了財

產。赫馬納斯以前見過他，並且還會見過他的女兒。這小小的黑眼珠姑娘使他一次比一次更著迷，她比他認識的荷蘭姑娘更白、更脆弱。他本身就矮，而她卻幾乎矮他一個頭。不過這國家的風俗很嚴，因此他們從未單獨在一起交談過，儘管最近三次相遇時，他們曾相對而視，而且目光交融，他知道有一天他倆之間會有更多的話要講。

現在他知道這是他最後一次見到她了。當他轉向他父親說話時，她端莊安靜地坐著，那長著黑色卷髮的小頭低垂在繡花架上。當她聽說他要去外國時，她稍稍氣喘地抬起了頭，這時他見她把手放在胸口。突然，就在那一刻，他還不曾稱之為愛情的那心慌意亂，暖人心懷的激情在他胸中升起、擴展而且幾乎使他窒息，這時他知道他一定要得到這位小個子的法國姑娘。於是他結結巴巴，滿臉通紅，懷著受傷的自尊心和恐懼請求那位父親允許他向他女兒求愛。那老人立刻命他的女兒離開房間，他的黑眉毛在前額豎起，眼睛睜睜又閉閉，雙肩聳起並揮動著手指，對剛才發生的事十分驚訝。儘管這樣，他卻不置可否，因為他知道這年輕人的父親有錢，因此採取了緩兵之計，要等以後再安排。

「但是我要遠離我的國家了，」赫馬納斯堅定地說，他的膽子忽然大了。「必須就在此刻。」

那豎起的眉毛和抖動的眼皮宣佈，這是不可能的，於是赫馬納斯驕傲地轉身而去，在他的胸膛裏，在他驕傲的面孔下面，他的心劇烈地跳動著。

他到達街上的時候幾乎哭出聲來，儘管他有強烈的自尊心。他沿著圓石砌成的街道跌跌絆絆地回到旅館，眼淚使他的眼睛看不清道路。他必須當晚離開，因為事情已經辦完。接著，難以置信的事情發生了，他聽見有輕柔的腳步聲向他跑來，他轉過身去便看見了她。她的頭髮裹在一小方精緻的網織圍巾

裏。她抓住他的手臂並向他傾訴。他要走嗎？啊——去美國？啊——那麼遠？啊——它離這兒很遠哩！然後她的眸子忽然下垂，那美麗、坦率、稚氣的褐色眼睛，帶著金色的斑點。赫馬納斯手足無措地望著她。月復一月，慢慢的、彬彬有禮的求愛必須壓縮在這一時刻中來完成。還是荷蘭人的直率幫了他的忙，他直截了當地說：「你願意讓我作你的丈夫嗎？」

她舉目望著他，然後迅速而坦率地說：「嗯，願意。」

接著他倆便很快作出計劃。她家中除了父親和一個管家外，就她一個人——母親早已去世了——是的，可以很方便地逃走。是的，她可以在半小時之內來見他，然後他們可以一起乘車。是的，她十分相信——她早想過了——她已決定，如果他向她求婚，就嫁給他。她要到他父母那兒去——去美國。

赫馬納斯站在那安靜、曲折的街道上等她，愛和恐懼夾雜著難為情，使他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她比約定時間還要早就戴著無邊帽，穿著外衣再次向他跑了過來。他把她帶回旅館，他的僕人正等在那兒，那遲鈍的人嚇壞了，但是經他倆好言相勸，還是依了他們。第二天上午，他倆就會見了默尼厄·斯塔爾廷和他的妻子，一夜的旅程使他們面色蒼白，筋疲力竭，但他們卻意志堅。

對愛情的強烈追求也構成了這位美國婦人性格形成的因素，因為這兩個個人便是她的雙親。

會衆不能按計劃那麼快地離開烏得勒支。三百個人不能那麼快地連根拔起。此外，有的人還希望政府能改變政策。但是改變並未到來，因此在一年之內，大家都作好了準備。這一年給了赫馬納斯與他的法國小女郎結婚的時間，也給了他兒子——人們叫他科尼利厄斯——出生的時間。因此在離去時，斯塔爾廷一家有三代人乘船遠航。

於是這三百個人，由牧師帶領，作跨越大西洋的航行。他們一起包了一隻船，然後就安靜地住上去，堅定地面對那茫茫的未來，為今後的打算作些切實的計劃。越過大海花了大約二十天時間，有八個人因流行性感冒而死去。他們被葬在海裏。當他們的屍體被沈入波浪中時，牧師為他們祈禱，這時海上的勁風吹亂了他細細的白髮。

但是對於赫馬納斯和他的妻子來說，這正是情意綿綿和興高采烈的時刻，年老的法國父親傳話來說，雖然他寬恕他的女兒，但不希望她再回家去。他們壓根兒不把這話當回事。

「我怎麼會回去呢？」她聽到這話時，快樂地喊道。「而且，我從未愛過他，他是個狠心的老人。呵，厄馬納斯！」

她不會說「赫」，而按法國方式省略輔音唸成了軟音「厄」，這使他更為著迷。他幾乎不知道他們正駛向哪裏。這件事也像其他事情一樣，他完全信賴他的父親。而且，他可愛的心上人就在身邊，還有他的小兒子。

一旦到達美國海岸他們的困難就開始了。他們不是重情感的人，現在他們考慮得更多的是如何生活的實際問題而不是那推動他們尋求自由的激情。幸好這樣，因為紐約的人貪婪而精明，當這一船節儉的荷蘭商人和手藝工人進入港口時，他們就成了再好不過的犧牲品，這批外表富裕的荷蘭人得為最微小的、必要的服務支付金幣。

但是他們堅強地忍受了這一切，並立即前往賓夕法尼亞州，找到了他們根據市面介紹購買的那片土地。他們到達那兒時，才發現那完全是一處什麼也不適宜，壓根兒無法耕種的沼澤地。他們原希望大夥

兒住在一片土地上，這樣他們就可以成家立業並整體地建立一個教堂。但有的人感覺失望便又回到他們更爲習慣的市鎮。默尼厄·斯塔爾廷沒有離開。他站在那潮濕多沼澤的土地上，就像那次站在教堂裏一樣，號令那些願意跟隨他和牧師的人，他們可以用餘下的金子到南方去買一片土地，這樣大家就可以待在一起。在剩下不到三百人的羣衆之中，有一百多人靜靜地站起來跟隨他。後來他們在維吉尼亞買了土地，就堅強不屈地到了那裏，滿懷憂慮和對家鄉的思念。但是這次土地不錯，是個周圍環山、高而平坦的肥沃平原。但是這些人生長在城市，習慣了富裕的荷蘭城市熱鬧而舒適的生活，即使對他們自己小小國家密集的、精耕細作的農業和農村生活也一無所知。對這些男子和婦人來說，這兒的生活是何等陌生和艱苦！這兒四周都是荒山野嶺，而在他們必須居住的地方又是大片森林。附近有一個英國人新拓的居地，但是印第安人常在四周活動，還穿過他們的土地，這些人雖然不懷敵意，但看起來仍然可怕地野蠻。

然而，這些荷蘭人是勇敢的，他們根據英國人的指導，用能交換的東西換來了斧頭和刀，又砍斷了樹木。每一家給自己修建了一個粗糙的小木屋，然後聯合起來蓋了一所大屋當教堂。教堂的座位是砍倒的圓木，上面還透著樹皮，講台是一棵大樹幹。第一次在這教堂裏過星期日的時候，這些人又聚集在異國的——如今他們必須使之成爲自己的——天空下，禮拜他們爲之拋棄了許多東西的上帝。最初兩年，又有許多人搬走了，因爲這兒的艱苦和貧困使年紀大的和較爲嬌弱的城裏人吃不消。因此站在這裏讚美上帝的大約只有五六十人，而其中許多人，一面讚美，一面淚流滿面。不過他們的牧師仍在，一個幽靈般可憐的老人，但仍是百折不撓。第二年他也死了。

最初那幾年要幹怎樣的苦活呀！他們必須開墾土地種上莊稼來养活自己。先把樹砍倒，再由馬和男人一起用鏈子拉著把它們拖走，樹樁就讓它們先留著，等播種收割等更為緊迫的工作完成以後再說。到了冬天，人們把大樹樁周圍的土刨開，然後拴上鏈子，男人和馬呻吟著，喘著大氣，拉著鏈子把它們從地裏挖了出來。把這些樹樁堆放在一起就成了他們最早的籬笆。但這是一種使人腰酸背痛的勞動。不久誰也看不出他們之中有誰是在城市長大的，只有赫馬納斯是個例外。他瘦小的身材在這需要臂力的地方沒多少用處，但他卻不顧一切保持了他講究和幾分愛打扮的外觀。甚至在這兒的荒山野地，他還是做他的修補手藝，一些有鍊錶的人常常從老遠的地方把它們拿來請他修。

赫馬納斯和他的妻小住的居所靠近他父母的小木房。這位生長在巴黎、無畏的法國小婦人已經變成了一個極好的拓荒者。不管怎樣苦和累，她總是快快活活、手腳伶俐、踏實而熱情，一心投向工作，把房子拾掇得一塵不染，照料一年年增添的嬰兒，在科尼利厄斯之後她生了三個小女孩，而無一是個兒子。此後她有幾年沒有生子。

這位小婦人從未停止過崇拜她的丈夫。對她來說，他太優雅，不適合這樣的生活。至於她自己，她能接受它。人總得燒燒煮煮，照看自己的孩子；女人不管在哪兒都得做這些活兒，她也能在這裏做。她勤勞地挖了一片菜地，她走十英里去英國人的新拓居地，然後帶回一隻孵蛋的雞和六只鮮蛋，於是就有了一窩雞。她惋惜這兒有池塘卻沒有鴨蛋——在法國鴨子可美啦！她每天給丈夫洗襯衫並把它燙平——是她自己作的白布襯衫。他早上要睡到八點鐘才起床，而她總是在他用早餐之前端給他一杯巧克力。她從不計較在他用餐喝咖啡吃點心之前，她已為一家人作了半天的工作了。她崇拜他，而且喜歡他的紳士

風度，健康的氣色，刮過的面頰以及潔白的襯衫和硬領。在這片新拓居地只有他一個人這樣講究。

或許這法國小婦人比那些較遲純的荷蘭婦女更快地學會了使自己適應這片莽原，並把這兒的荒地變成園子，一個整潔的法國園子。她從這兒取來插枝，從那兒採集嫩條。似乎她無論到那一家去，總要用手帕輕輕地裹回來某種東西的根苗。她一家人因為她的蔬菜、鷄仔和雞蛋而興盛起來。她又用替人縫紉的辦法勸說一個英國隣居把一頭小牛換給她，於是他們又有了牛奶，而且是這兒最早的飲奶者之一。

她那麼實際又那麼快活，以致人們以為她把這荒原和必須為它付出的勞動根本不當回事。但是有一天，她從馬鈴薯地裏回家去，到小屋門口時她停了下來看一看小嬰兒是否平安，小嬰兒就睡在用挖空的圓木作成的小搖籃裏。嬰兒已經熟睡，但使母親驚恐的是，一條響尾蛇就舒展地橫躺在孩子的身上，慢慢地把全身盤繞起來再鬆開！

母親幾乎暈倒地依著門楣。她敏捷的頭腦告訴自己不要作出任何聲響或動作。但是如果孩子醒了或動一動會怎麼辦呢？恐懼使她軟弱無力，她悄悄地坐在門階上望著，拼命地祈禱，她坐在那兒，而蛇安安逸逸地躺著並鬆開盤繞。太陽愈來愈高了，很快就會到了大家回來吃午飯的時候了，她繼續祈禱。終於，那蛇滿不在乎地開始挪動了，它拖著長長的身子滑過搖籃前光光的地上，然後朝著兩個圓木之間的縫隙爬去。

這時，這位英勇的小個子母親充滿了憤怒。她抓起握在手中的鋤頭，打向那受驚的蛇，一邊又敲又打，一邊對它大喊大叫。當赫馬納斯走進來時，她正平躺在地上，暈倒在那被打傷的蛇旁邊哭泣著，孩子已醒了，正安祥地玩耍。這是他第一次見她哭泣。

她生的下一個孩子是凱麗，這孩子的成長採進了她母親盛年期最好的品質，這小個子法國女人的快樂、判斷力、勇敢、適應性，激情和脾氣。

荷蘭拓居地的生活現在正建設成美國生活的一部分。這些人有意識地而且自願地這樣作，雖然年長者中有人還懷念老家的舒適和安全感，連默尼厄·斯塔爾廷有時也這樣。牧師前幾年的死對他是一個沈重的打擊，此後他對試圖接替他的任何人就根本沒有再滿意過。

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傳言政府在他們離家六個月後改變了政策而給予公民信教的自由。假若他們能再多忍耐些時間，所有這些艱苦的勞動，這些死人的事都不需要了！有的人現在責怪默尼厄·斯塔爾廷太性急了。他用祈求的、謙卑的目光望著他們，為他作過的事而不知所措。他乾燥的喉嚨裏發出低低的聲音：「但這仍然是爲了上帝和自由！」

這時他的好妻子走過來幫忙，她站在那些譴責者面前慢聲細語說（人們還是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聽見她對衆人講話），「我們怎能預先知道這些？善良的上帝現在總該知道我們願意拋開一切來追隨他。現在他知道我們是怎樣的人了。我們已經證實我們是怎樣的人。而且你們有誰比我丈夫捨棄得多，哪位女人比我捨棄得更多呢？我們有一幢十二間房的住宅，每間房都有瓷磚爐。」

這是真的，誰也沒有說什麼，最後默尼厄堅定地說，「再回去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前進。我們只能使自己成爲這個新國家的成員。讓我們的孩子學會使用這個國家的語言，我們自己能學多少是多少。讓我們遵守它的法律並變成它的公民，而不再是過去那個國家的公民。」

他們決心今後就這樣辦。

默尼厄夢想在死去之前的有一天能有一幢住宅，就像他在荷蘭有過的那幢一樣，而且他想，假如有了它，他會更容易忘掉過去。這一點他想得厲害，因為他見他的妻子渴望有一幢住宅，一幢真正的住宅，而且在這一間間粗糙的木屋裏，她從未舒心自在過。

他們的土地肥沃，而且默尼厄的兩個大兒子耕種得很好，幾年來除了食物年終還積攢點錢。這兒木材很多，英國人的拓居地上有個小鋸木廠，因此默尼厄決定建造他想要的住宅。他設計後便急切地親自動工，他的兒子也把餘暇時間花在它上面。看著他的好老伴在新屋裏笑逐顏開，真叫人高興，這些年來，她雖迷惑不解卻耐心地忍受一切。

他們把它蓋在新拓居地的邊緣，一幢漂亮的，有十二間房的木屋，有平滑的地板，牆上塗了灰泥又糊上了牆紙，一棟城市住宅。木頭是他們地上長的，他們自己不能幹的活就與人換工。但是蓋這房子花了很長時間，將近兩年多。在房子蓋好之前，冬天降臨了，是山邊的那種凜冽淒苦的寒冬。默尼厄站著看建房時著了涼，一眨眼的功夫他便由小病而病人膏肓地去世了。也在那個冬天，他的妻子，而今對那住宅已毫不關心，也悄然離開了人間。

這兩個人在離開這個新國家，前往更新的天國時，望了望他們的孫女，躺在搖籃裏的凱麗，儘管她並不記得這事。可是在她的頭腦和肉體裏都留下了他們的印記。

一八五八年的冬天，一股令人沮喪的氣浪穿過新拓居地。這年收成不好，有幾個荷蘭人決定放棄務農而往市鎮去經商。默尼厄的兩個大兒子也是這樣想的，就帶著他們的家離開了。這樣斯塔爾廷家就只剩下赫馬納斯一家人和那沒有完工的房子。